

## 259 在北极上空俯瞰三国四方

---

大家好，今天是聊天儿，我们今天聊天的内容是“站在北极上空俯瞰三国四方”。这是我的一篇读书札记，通常这都是经常是老朋友们聚会时候的内容，我在聊天的时光里将一部分的聊天札记与大家分享，现在我把它放在平台上分享。

好多朋友说“卢先生有的时候聊天儿好像是没有什么规律或者是逻辑”，因为我平时无论是阅读、写作、旅行或者是教书，我养成了写札记的习惯，我会对一些重大的问题留在札记里做反复思考，今天聊天的内容这就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拿出来分享。

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的起源于一个人，这个人是约瑟夫·奈。我想很多人都熟悉约瑟夫奈，因为他深刻的影响了美国、特别是克林顿政府登上历史舞台之后这30年的美国。我简单介绍约瑟夫奈，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并不熟悉。约瑟夫奈是1937年生人，现在87岁的样子，岁数已经很大了。

这个人早慧、聪明绝顶，1964年他就已经获得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并且成为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的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他最著名的理论就是提出来“**软实力** (Soft Power)”概念，据说是他受孙子兵法的影响“上兵伐谋”，他认为“伐谋”实际上是软实力的一种形式方法。

他有一些著名的著作，请注意著作的时间节点！1973年，约瑟夫·奈与罗伯特·基欧汉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此书使他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这本书也是美国“新殖民主义理论”的一个巅峰之作，他由此而成为领军人物。注意时间节点是1973年！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同期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爆发。

此书发表于1973年，它的背景是1945年之后美国连输了两场战争，一场是朝鲜战争、一场是越南战争。我翻译一下，一会儿你们就理解我为什么要“站在北极上空俯瞰三国四方”了，就是美国人使用他的硬实力连续两次碰壁，且都碰在了毛泽东的手上。然后他们认为在美苏都拥有核武器核威慑的冷战背景下，美国的硬实力无法取得更优势的对全球治理的权力，所以他们开始考虑发挥硬实力以外的部分来干预影响或主导这个世界。

所以《权力相互依赖》这本书大体上开始注意到两次战争教育了美国的思想家、战略家，就是硬实力不好使。这个事情一直在变化之中，到了1990年约瑟夫奈写了《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

73年的书是《权力与相互依赖》，1990年写的是《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同年在对外政策刊物上发表“软实力（Soft Power）”，软实力成为了美国在1990年代之后大国事务的主要方法。小国还是采取军事手段，比如说在中东的战争，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南斯拉夫等等，但是对大国他们开始强调软实力。因为在新中国毛泽东手上连续两次受挫，美国国力因此而大受损伤。

我刚才少介绍了一段，约瑟夫奈曾经相当显赫，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部长。美国的好多助理国防部部长和助理财政部部长都很厉害的，他们很多人都是学者身份，因为他们是做思想规划和战略规划，所以水准不是一般的高，是完全超乎我们的理解和想象。我们如果对他们不熟悉是很难理解美国的。

约瑟夫奈是民主党人，到2001年小布什胜选之后他就离开了白宫去做了驻日大使，在2012年他到北大做了“软实力”的报告。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因为他一直做肯尼迪学院的院长，所以此人在中国

子弟门生众多而且一些人的地位极为显赫，我们这聊天也不方便讲什么，你知道就行了。他提出软实力，我知道其实中国人不知道什么叫软实力。

软实力那本书，其实是胡扯。真正的软实力一共是三样东西：一个东西就是**意识形态主导权**。为什么西方国家500年了非常重视宗教问题？传教士传教。因为他们懂得。中国的古代，5000年前圣人就明白道统的重要性。我们一般说三统：道统、体统、法统。**道统具有规定性和约束性，体统就是政治制度，法统的一套法律体系**。但道统的非常重要，它是软实力的关键和根本——意识形态主导权。

我在说，我们定义一个国家是不是大国，其实首先要看到的，如果一个大国没有精神主权，就是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完全不存在。这个国家体量有多大，面积有多大其实没有意义，什么都没有意义，因为他没有精神主权，他在精神上是依归的，是跟随的，是服从的。那么这个国家其实是很难确立的。所以**意识形态主导权是软实力的根本所在**。其实他说到了，但是他们故意将软实力经过一番非常科学的描述，让所有人全都理解错了。

软实力的第二个部分是**资本集团主导权**。请注意，我说的不是资本主导权，是资本集团主导权。资本集团主导权，他说的不光是对我国这样的国家，是对全世界甚至包含他们自己的国家——美国。资本集团主导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全部主权，除了刚才我说的精神主权之外，还涉及到了政治主权、经济主权甚至军事主权，什么外交主权都在这里边了，叫资本集团主导权。请注意，我说的不光是经济主权，更不单纯指金融主权，**资本集团主导权才是软实力的根本所在**。

软实力的第三个部分是**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动员力**。软实力发挥出来靠什么呢？靠三样东西。其实，非政府组织是有组织的。你能见到的。我说的三样东西，第一样当然不是非政府组织了。第一样东西，

请注意他的职务，克林顿时期，他担任的职务是什么呢？是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助理国防部部长。他也做曾经做过卡特的助理国务卿，做过助理国务卿。我简单说一下子。

在组织层面，第一层面其实就是我们孙子兵法里的用间，就是培养间谍，培养异己分子。因为我国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国家，我们通常对一些非军事情报的间谍，或者是用间的这种状况，我们是不把它当成间谍来看待的。因为人民比较纯朴，你说你来了一个经济学家，他提供了一整套的经济政策，你说他是间谍，你知道我们会承担很大的压力和责任。因为按照谁检控谁举证的原则，你要举证他，那你拿证据吧。

你不能说某个经济学家说要进行某种改革。比如说我国在94年进行分税制，95年联系汇率，有些人专门过来给你出这个主意，你就说他是经济间谍，不可以这样说。但你知道不能这样说，却不代表约瑟夫奈他们不是这样做的。自古中国就用间，而且中国用间的所有的道理都说清楚了，其实最高级别就是这种战略间谍。他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在制度安排层面来挖坑来设局的，所以往往越是这种间，越会受到全民崇拜。

第一种就是这种战略级的间。其实，软实力的书里点到，但没有讲很多，但这个是关键。其次才是教育学术传媒，用20年甚至40年时间大批培养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干扰、熏陶、影响，进行道路上的这种策动。最后才是非政府组织。我们现在高度重视NGO非政府组织，但是我们对前两个东西的软实力我们好像不是很在乎，很当回事儿。另外一个就是确实他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你说某人是战略间谍。

这是极其严厉的指控。你说张五常带着某经济学家到俄罗斯去给人开了一个500天的方子，把俄罗斯搞死了，给休克疗法。后来，他

又带着人跑到中国来。他来搞出一场风波，八九年。那你说他是什么呢？你说他是什么的呢？曾一度被我们国家把他捧到极高的位置上，我回到自己的母校，看到他写的那四个字——博学济世，看完以后，我决定不会再踏入这个学校。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呢？我对我的母校的起码的辨识能力感到失望。

我重复一下吧！**软实力是意识形态主导权、资本集团主导权、组织主导权。**组织主导权的核心部分三层含义，一个是战略级的用间，一个是教育学术传媒，一个是非政府组织。其中这三个方向上面，非政府组织是（最明显最容易理解的）。

因为虽然说是非政府组织，但他毕竟是组织，他只是非政府的。他是有名有姓的存在着的，但前两个你就很难理解了。而这种组织主导权有时候是非常厉害，我写《不辖两部无以治天下》说的其实是这件事儿。但你知道，如非老朋友茶余饭后，三杯小酒，很难往这么深处去聊。约瑟夫·奈像这样的人和他最近的一些行为的关注，我看可能被刻意的屏蔽或者是锁死了，就是不让你知道。

约瑟夫·奈在谈了**中美关系的四个阶段**，1950~1969，这是中美的对抗期，也可以叫试水期；1970~1989，这个称之为蜜月期，或者是它叫接触期；1990~2009，它叫合作期或者叫摩擦期；注意2010~2030，给它定义为竞合，竞争与合作周期。目前所有的美国的外交的部门提出来的所有的言语，都源于**约瑟夫·奈的竞合**，这也是目前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定义的所谓的竞合关系，竞争合作关系，都是来自约瑟夫·奈的定义。

美国的，在上个世纪出现了很多很厉害的角色，经济上，我老说弗里德曼和保罗·沃尔克，地缘政治上其实影响最大的是基辛格，布爾津斯基的影响可没那么大，他书影响大，但他对政府的干扰扰动就是基辛格和约瑟夫·奈，而我们对基辛格的东西，因为可能他的东西已



经不被美国使用，所以他的东西反而在我国被宣扬的甚嚣尘上，而约瑟夫奈是正在使用中的东西，所以我国的教育学术传媒等等好像都在刻意的屏蔽。我为什么要谈这件事呢？

是因为6月4号，我是6月6号开始看到6月4号约瑟夫奈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上发表了乌克兰战争的新旧教训，一共是8条教训，这8条教训引发了我的思考，逼着我没有办法跳起来，到北极上空重新审视了一下子堪輿万国图，我理解一下三国四方的这种竞合关系，所以我今天就聊聊我对三国四方的这种竞合关系，借助约瑟夫奈，聊一下子我对一些事物的思考和看法。

谁没事老在北极的上空往下俯瞰？我想这三个大国都会看，美国，虽然它隔着加拿大，但是它有一块阿拉斯加是在北极，站在北极看北半球的地缘结构吧，别政治结构，也别经济结构，看地缘结构，其实一共是非常重要的四个板块，[美国](#)、[中国](#)、[欧洲](#)，但最有意思的是覆盖中欧衔接北美的[俄罗斯](#)，所以我认为俯瞰最多的是俄罗斯人。

那么双头鹰看见了什么呢？我一直在说美国在战略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不管是听基辛格的布尔津斯基的约瑟夫奈的，其实都不会走到今天这种程度，因为美国对世界的判断，对世界大势的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个严重的失误呢，可能也包含了约瑟夫奈，我是60后的人。

80年代我完成学业，我国如以GDP来计算经济总量，真的是很可悲啊，就是我们才是两个台湾，1/4个日本，差不多将近1/8或者1/10个美国，就是我们，我们只比台湾大大一倍，相当于两个台湾，台湾只有2,000万人口。也就是说我能理解在当时的西方眼中，不管是美国、欧洲和苏联的眼中，中国没那么重要，没有重要到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们就开始要制定完整的遏制战略。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基辛格、布尔津斯基、约瑟夫奈可能作为西方的学者，他们犯了历史性错误。我想他们确实是无法预估在上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预估40年和50年之后，中国将超越所有的国家，成为经济上的第一大经济体，军事上的三强之一，或者是两强之一，它确实是难以想象，难以想象所以才注定了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与普通政客的区别。

所以我由衷的佩服斯大林。斯大林在他的直觉上，他其实对中国人他是极度蔑视的，只是遇到了毛泽东。由于斯大林见到了毛泽东的本人，并且看到了中国内战的这种打法，特别是朝鲜战争一战，斯大林知道中国不是羊，不是鬣狗，不是豺狗，不是狼，它注定是一头雄狮。斯大林对此有着清晰和冷峻的看法。

美国人在经历两场战争之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他们也非常清晰的知道，中国与其他体量差不多的国家，虽然日本GDP比我们大那么多，但他知道这两个动物的属性不一样，狼或者是鬣狗与雄狮是不一样的，因为只有雄狮才有资格争夺狮王的宝座，鬣狗做不了的。有些国家就算是那么的强大，它也只能是一条鬣狗，我说的不是狩猎的猎，（鬣狗将其他猛兽吃剩下的肉、骨头、皮扫食而光），它就注定了国家的性质，国家定性为鬣狗。

中国的结构出现，如果是敏锐的政治家的话，应该在朝鲜战争之后，像斯大林已经明白，中国二三十年之后会变成什么，他脑子里是清楚的。其实马歇尔也是清楚的，马歇尔是跟斯大林缔造雅尔塔结构的美国的战略大师，他是清楚的。那个时候基辛格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登上历史舞台。但是你知道并不是伟大的国家，就永远一定能够产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不是的，他也会断代。比如说斯大林死了之后。

最后我会讲斯拉夫民族未来的命运，我先讲普京。2000年，普京终于登上了大位，此刻的普京，早已不是懵懂少年。有自己的专业上面的能力——他从事情报工作，也有自己对世界、对俄罗斯的认知和思考。相信普京曾经在北极的上空跃起，观看坤輿万国图来理解双头鹰与所有的周边的关系，主要是跟美国的关系，中国的关系和欧洲的关系。

普京看的准不准呢？我看是七成。我相信他对美国的理解还算到位。但是，他对中国和欧盟的理解——虽然就在他身边——不到位。他非常想与美国联手，形成美俄联手共治世界的格局，他非常想。然而2000年当克林顿将接力棒交给布什的时候，在布什的眼里，普京是个叫花子。不要谈共治世界了，带你玩儿他都不会，他都不想带你玩儿。

但2000年的普京并不真正的理解中国。准确的说，2000年的中国，仍然在全球排名偏后，我们不光是经济上还差日本很远，才接近日本的一半。与美国的距离非常之远，在经济上我们并不行。军事上我们2000年的时候仍然需要仰视俄罗斯，甚至要靠俄罗斯的军事输出，来维持我们一点点的军事能力。我们在那个时候，虽然美国人鄙视俄罗斯人，俄罗斯人也同样鄙视我们。

那么普京唯一的出路就只有欧洲了。而欧洲在建立欧盟之后，被克林顿一顿修理，就是通过南斯拉夫战争一顿修理，欧元规矩一些、老实了一些。但欧洲有自己的想法，我在这儿要说一下的欧洲结构，欧洲，由于它是一个村社联盟，就是一堆非常细碎的国家组成的一个村社联盟，它没有办法变成雄狮。虽然它们曾经有过辉煌，不管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还是大英帝国。

但进入20世纪，破碎的欧洲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三国四方，**三国是中美俄，四方再加欧盟**。日韩



虽然体量不小，但是作为一个鬣狗，它不在狮子讨论范畴之内，不在狮权的讨论范畴之内。虽然它们有时候也很凶残，很厉害，但不在我们这个讨论范畴之内。我们今天先在北极上空把这个东西看一下，普京上来以后无路可走。其实是有路，但他当时不太理解，所以他选择了欧洲。

欧洲选择了普京，但是欧洲非常现实，将俄罗斯作为它的加油站。可是，俄罗斯对欧洲是能源供给的主要来源，是加油站，那么欧洲对俄罗斯的意义是什么呢？它能提供给俄罗斯所需的再工业化或者工业升级的完整的能力吗，显然不是。当欧元区形成之后，欧洲的产业生态发生了异化，以德国、法国、比利时为核心的国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金字塔结构与生态，塔尖是德国。

压在最底层的是东欧，而俄罗斯如进入到这个金字塔结构，只能在东欧下面，就是底层的底层，在产业分工里边，俄罗斯没有机会上升到金字塔的中端和最高端的部分。所以其实，俄欧的这种关系的发展，对双头鹰而言不是上策，双头鹰的上上策是美俄共治。因为两国都拥有核武器，它又拥有足够的能源，广袤的腹地，如果美国政治家脑子还有一点清醒的话，在美国的立场上，美俄共治世界也是最佳选择，上上策。

可惜小布什看不上狡猾的普京。所以不可能跟他共治，谈都不要谈，没机会。到了奥巴马时期，民主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民主党一直是意识形态领先，他在意识形态的高端上面，包括了东正教跟基督教、新教伦理之间的一些冲突和他们的一些看法，和他们对斯拉夫人的一些看法，整体上政治正确的东西压倒一些。所以小布什的八年，奥巴马的八年，美俄关系非但没有改善，还一步步走向恶化。特别是奥巴马执政时期，民主党在乌克兰的操作。

美俄关系，无法形成共治，就必然走向反面，那就是对立。而这个对立——我今天可能时间不够——在对立的四个层级，放在第二个层级，就是代理人的战争。它就是在第二个层级里边，这对美国来讲绝非最优选。对不起，美国人就选了这个东西。对俄罗斯而言，不但不是最优选，甚至是下策，但俄罗斯也选择下策。这个对美国人和俄国人来讲，它确实是一场悲剧，但它是我们的机会。

普京2000年站在北极的上空，第一选择是美国，第二选择是欧洲。我们，他看不上，2000年，24年前。但是与欧洲的选择，将他自己的定位搞错了，他变成了欧洲的加油站，在产业上无法融入欧洲，成为欧洲金字塔产业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连底座，欧洲人都不让他坐了，所以反而让东欧成为欧洲金字塔体系的底座。俄罗斯在勉强与欧洲进行合作的过程中，算是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而并没有能够获得发展的空间。

历史的发展有它的偶然性，但偶然性有必然性。当美国人策动乌克兰战事，当美国人切断俄欧经济连接，中俄的连接成为必然。中俄的连接，当中国所有的优势与俄罗斯所有的优势进行叠加整合之后，不是 $1+1>2$ ，它是一个几何量级的巨变。今天的全世界还没有理解**中俄背靠背**的含义是什么，约瑟夫奈一直在警告中国不能跟俄罗斯走得太近。

在总结俄乌战争的八点指控里边，其实他要想说的话就一句话，一个是不能让中国再帮俄罗斯了，不帮俄罗斯普京就死了；另外一个就是，必须启动、必须破坏中俄之间的这种连接。约瑟夫奈这个人非常聪明，很有智慧，快90岁的人的头脑极为清楚，而且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们这边的专访，大概目的性也很强，就是整个的安排行云流水，然后就会出现清华大学有一个姓阎的先生，阎学通，

然后他就开始要这样说那样说，就在凤凰，然后就会一大堆的人出来：中国这不对，那个不对。请问，请问。

是你选择三国四方的关系吗？请问普京有选择权吗？请问，这难道不是上帝的意思吗？当中俄背靠背，解决了结构性的经济问题，解决了结构性的政治问题，解决了结构性的军事问题的时候，难道你看不到即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吗？我知道多数人，特别是学国际政治人都是看法，拿计算器算一下，看看广袤的国土的连接，他衔接出来的是个什么结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其实围绕着北极，三个主体，北美、亚洲、欧洲的主体——美国、中国、欧洲，这个主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主体之上双头鹰的选择。双头鹰的选择将决定世界未来政治经济的走势，这不是什么我们愿意或者不愿意的事情。地球板块移动就是这样形成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包括蒙古人铁蹄也是这样的。难道这不是天意吗？当广袤的俄罗斯的土地与中国的土地形成链接。

旧有的格局——力量构成的结构就发生了断裂重组，难道你看不到欧洲已经开始剧烈的重组了吗？难道你看不到美国即将开始重组吗？难道你看不到这个板块断裂震动之下的所有的重构吗。如果你看到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去理解，本世纪余下的76年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再次先说一个假设：如斯拉夫人在这一次俄乌战争之后能够完成某种程度的整合的话。

22世纪有可能是斯拉夫世纪。不知道我国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包括军事家们，外交家们是怎么思考中国的未来的，是如何来理解三国四方关系的，他们是否也能够腾空跃起3万尺，站在北极的上空往下看一下子。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的组合呢，如果这个最佳的组合可以给人类的文明带来一种稳定的结构，那也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光景。

我想说的是，由于美国本世纪24年接连出现极为愚昧的政治家，而且美国再没有产生上个世纪出现的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所以美国失去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上上策。美俄联盟控欧制华统治世界这样一个对美国而言最佳的结构它没做成，对俄罗斯而言最佳结构他们放弃了，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不是10年，也不是20年，是50年的周期，美俄没有办法修复。

欧洲，你不要把欧洲理解为一个雄狮，因为它是一个村社联合体。但你可以将欧洲理解为一群没有公狮的母狮，他需要一只公狮。现在这群母狮跟着北美那个狮王，但你知道狮群，你知道这个自然界的这种变态，当狮王露出了疲态不再行的时候，狮王会被抛弃。因为无论是北美还是欧洲，作为狮群在迅速的退化，而美国却是露出了狮王垂垂老矣的颓废之相。

我不惊讶于西方世界，包括北美，包括欧洲，甚至包括俄罗斯对中国的误判，我不惊讶。中国在1921年100年前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然后短短的28年时间成立了新中国，然后又用70多年时间将中国建立成一个如此伟大的国家，这个超乎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想象力，他们思考不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感到惊讶的不是西方，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国，至今我国的思想家、战略家，我不敢说政治家。

是否意识到我国在毛泽东初创这个党和这个国的时候，其实已经完成了雄狮的属性与定性。就是毛泽东建立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他天生就是一只雄狮，即便是出生的幼狮在与十七国联军对战的时候仍然是如此的英勇无畏，如此的出类拔萃，如此的骁勇善战，如此的锐不可当。我国能否理解自己是雄狮呢？我国是否能够理解一个狮王何以成为狮王呢？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什么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说的主要的事情其实就是江山易主。江山易主，结构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老的狮

王不知道是用什么方式进行了淘汰，新的狮王出现，新的结构出现。其实当三国四方结构性重组，现在正在剧烈重组的过程中。正在剧烈重组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剧烈的碰撞，战争、经济危机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剧烈的重组。让人值得欣慰的是，这次重组中我国取得了……

我国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外交家、军事家，当然希望中美共治了，所以我国的一些政治家，非常纯洁可爱的提出中美夫妻论，他想中美共治，可能吗？你想做母狮就能做母狮吗？不被接纳。所以约瑟夫奈竞合的竞字，其实是有软实力杀人的味道。约瑟夫奈，看上去慈祥温和的老头充满了杀机。他所有的著作都是充满了杀机的，非常客气。

中美没有办法联手共治世界，中国又不可避免地被美国作为对手。竞合的意思只是他不想直接下场冲突，他想代理人。我今天可能时间不够，来不及谈竞合的四种关系，将来有空我们再聊。我想说的是，中美没有机会，俄美没有机会，中欧是否有机会呢？那要等美国的情况再次发生变化之后会有机会。只不过目前中欧的关系也只能走到这种程度，比俄欧关系要好一些。

我想说的是，整个西方世界可能都是算数成绩太差了，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中俄背靠背之后会出现经济上的奇迹，他们理解不了。除了高度的互补性之外，根本无法理解，圈层已经变了。中国不仅仅是中国，俄罗斯也不仅仅是俄罗斯。俄罗斯实际上是包含着东亚的，中国实际上是包含着东盟的，甚至包含了东亚、南亚、中东。其实中俄背靠背，它将形成一个纵贯地球的一个新的纵向的结构，而且是一种大陆型的纵。

这种纵向的结构恰好粉碎了原来的横向结构。我今天早上在说，就是当我们看到了一种合纵破掉连横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而且当中俄形成背靠背，就出现了金砖、上合等等的组织，这些组织所涵盖的政治力量、经济实力以及军事能力其实已经远超连横的能力了。所以工业七国、工业小七在这样一个结构面前，已经和冷战时期迥然不同了，变了。

我们上观一百年从建党到现在，中国确实是不容易。我们再下观一百年到 2124 年，这个世界的结构的变化会非常有意思。在第九运，主要是从 2024 年开始的九运一共 20 年，到 2043 年。它很神奇，第九运。“九子离火”这个运恰好完成了中国的整个的运势的整合，一共是一百八十年的整合，刚刚好非常巧妙地就完成了。

其实我们很快将要面对的是我们都很难想象的历史性巨变。我有时候自己在电脑上、在家里做一些模拟，我放开我的想象力做模拟，我在想经济结构的变化、政治版图的变化，我有时候看完了我的模拟我会被我自己的想象力和认知的局限能力吓到自己。这个巨变，我相信这超过了几乎所有人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就这怎么可能呢？但它就是这样发生的。

好吧，时间过得很快，我虽然准备了12页纸，但我今天应该是讲不完了。我是想这样说，讨论这种事情，哲学高度和历史纵深非常重要。讨论哲学高度呢，我们得考虑，其实一个国家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三统是必需的，它的道统、法统、体统都是最优组合，所以它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国家，并且可以屹立这个世界上三百年，有些国家可以更长一些。我们现在在道统上面做的不好，我们不会讲共产主义。

其实共产主义，我一直在说共产主义是基督教新教伦理最先进、最优秀、最干净的一支，只不过是去掉上帝。我一直在跟西方的朋友说，共产主义与基督教新教伦理无二无别。但我们自己在我国的机构包括当下的研究，对共产主义、对马克思，对新社会主义没有办法完

成理论的升华和进化，不是创新，它不需要创新，它只是需要完成这种哲学的升华，但它完不成。所以你说不服外国人，他听你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他恐惧，但其实我们是基督教新教伦理里边最先进的，在道统里边我们是有绝对的感染力和领导力的。

当然，我们在体统、法统方面也是需要进化的。我们如何来解释天理，如何用学理来认识世界，如何来陈述我们的伦理观，如何由伦理延伸出法理和治理，五条理。整个的过程中我们做的不好，但俄罗斯做的就更不好，所以俄国人在本世纪内很难完成三统的建设和整合好斯拉夫民族，并且能够处理好三国四方的复杂关系。我国能否处理好三国四方的复杂关系呢？我国如何处理一个衰落的美国，一个即将出现分裂、破碎的欧洲，如何处理好北方？

如何处理好东亚这三条丧了家的鬣狗？其实我们必须要在道统、体统、法统上面要有更深的哲学思考，我们必须有更深邃的历史观，要想到22世纪的事情了。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在处理当下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会从容很多，不会因细小的事情而放弃我们固有的坚守。我在讲中庸，我再说一遍圣人的四句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好吧。外面打雷下雨，我今天就先讲这么多，今天这个东西讲的有点乱、不透。我们再抽时间吧，因为我一直处在旅行过程中有些辛苦，另外也有些忙乱，再找时间，我们再梳理一次。我只是将一些问题先抛出来，因为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相当于茶余饭后三杯小酒，聊会儿天，我把札记上的东西跟大家聊一下子。明天下午，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我们闲聊几句市场上的事情，因为确实是，巨变就在眼前了。